

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

回到故乡的陌生人

我们一生会走过很多地方，但只有一个地方叫故乡。

[英] 莫欣·哈米德 著 孙璐 译
Mohsin Hamid

回到故乡的陌生人

〔英〕莫欣·哈米德 著 孙璐 译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回到故乡的陌生人 / (英) 莫欣·哈密德
(Mohsin Hamid) 著; 孙璐译. -- 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2018.10

ISBN 978-7-5496-2684-7

I. ①回… II. ①莫… ②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62187号

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by Mohsin Hamid

Copyright © 2007 by Mohsin Hamid
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2018

By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ohsin Hamid c/o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, LLC.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 © 2018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9-2018-634

回到故乡的陌生人

作 者 / (英) 莫欣·哈密德

译 者 / 孙 璐

责任编辑 / 若 晨

特邀编辑 / 高飞宇 姚红成

封面装帧 / 刘 倩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 / 105 千字

印 张 / 6.25

ISBN 978-7-5496-2684-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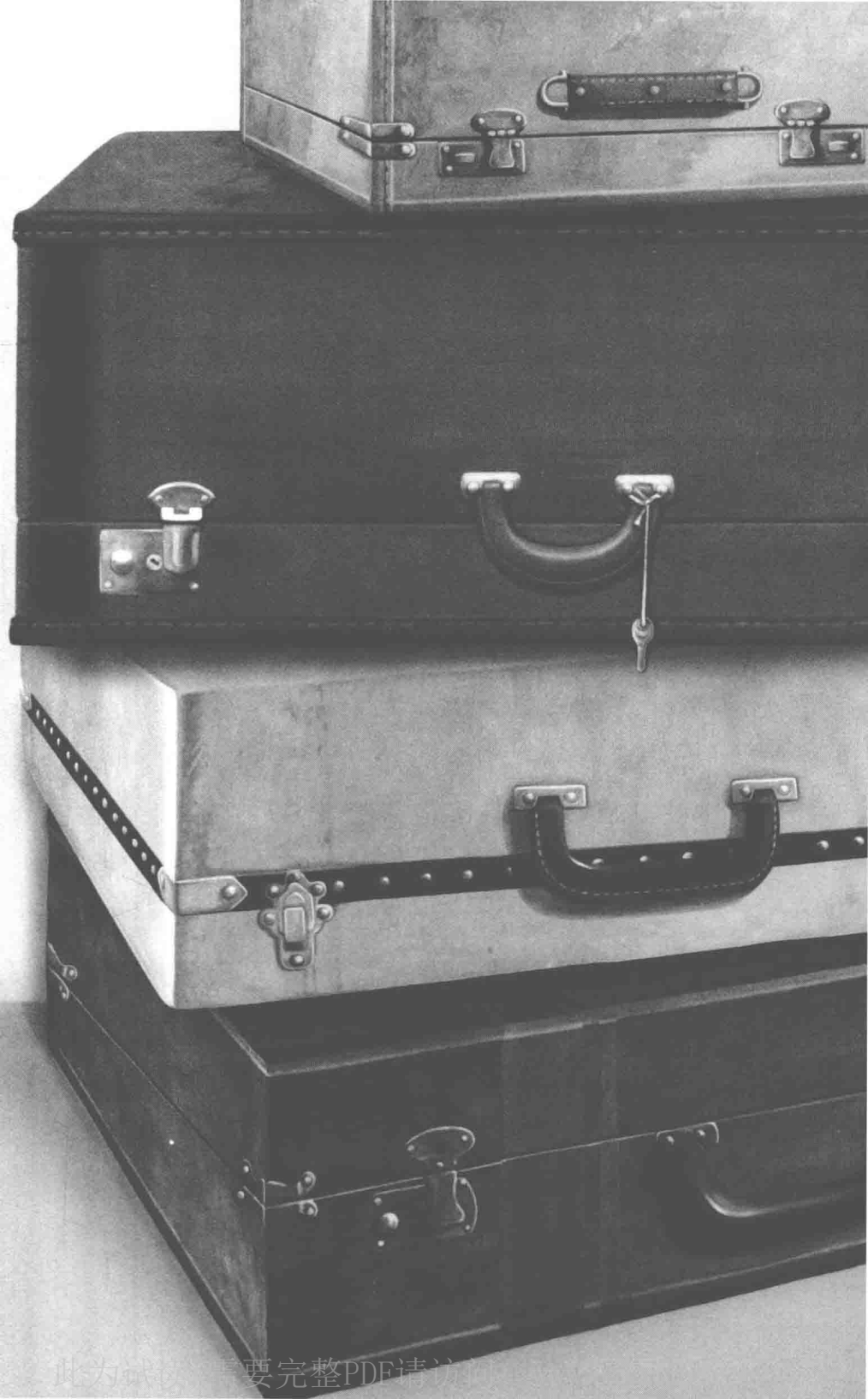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/ 36.00 元

侵权必究

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

Mohsin Hamid



1

打扰一下，先生，我能帮您什么忙吗？啊，我猜我吓着您了，不过请您不要害怕，别看我留着大胡子，可是我爱美国。我注意到您在找东西，不只是找，您似乎还有任务在身。我是本地人，又会说您的语言，所以我想大概我可以为您提供服务。

我怎么知道您是美国人的？不，不是因为您的肤色，我们国家各种肤色的人都有，我们的西北边境地区就有许多您这种肤色的人。也不是因为您的衣着，欧洲游客同样可以在得梅因¹买到您穿的这种单开叉西服和正装衬衫。当然，您的短碎发是美国流行的样式，发达的胸肌说明您像许多美国人一样，是健身房的常客，可以轻松举起225磅以上的杠铃。不过，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和军人有可能也留您这样的发型，同样身材健壮。老

1 Des Moines, 美国爱荷华州首府。——译注（本书中注释如无特殊说明，均为译注）

实说，是您的举止让我判断您是美国人，我并没有侮辱您，请不要生气，这只是我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。

来吧，告诉我，您到底在找什么？可以肯定的是，您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候来老阿纳卡里区——您也许知道，“阿纳卡里”是一个妓女的名字，她因为和一位王子相爱而被关了起来——只可能为了一件事：喝一杯好茶。我猜得对吗，先生？那请允许我把我最喜欢的茶馆介绍给您。没错，就是这家，这儿的铁椅子上的坐垫并不比别家舒服，木头桌子也是同样的粗糙，而且都是露天的。但茶的质量，我敢向您保证，别的茶馆根本比不上。

您喜欢那个后背紧贴着墙的位置？没问题，但这样您恐怕就体会不到微风习习的感觉了，在温暖的下午吹吹风还是很舒服的。您不打算脱掉外套吗？这么拘谨！有点儿不像美国人，至少我见过的美国人不是这样的。我的经历并非走马观花，我在您的国家待了四年半。在哪里？我在纽约工作，此前在新泽西上大学。是的，您说得对，是普林斯顿大学！您可真会猜。

我觉得普林斯顿怎么样？说来话长。刚到那里的时候，看到校园里那些古色古香的哥特式建筑，我觉得仿佛时光倒流、

进入了梦幻之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些建筑的表面经过了酸处理做旧，加之石工技艺高超，所以它们只是看似历史悠久，其实还不如拉合尔市内的那些清真寺古老。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让我感觉自己的人生好似一部电影，我是扮演主角的明星，一切皆有可能。我想，我终于来到这座美丽的校园，这里的教授是各自领域的巨擘，学生们则会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。

我必须承认，此前我对普林斯顿学生的水平预估过高。诚然，他们几乎都很聪明，许多人非常优秀。但与我同届的学生里，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两个巴基斯坦人，而巴基斯坦的总人口有一亿多人。所以，相较而言，美国人可以更轻松地进入普林斯顿，我的同届生中就有一千名您的同胞，是巴基斯坦学生的五百倍，而您国家的人口只有我们国家的两倍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之中的非美国人的平均学术水平就超过了美国人。以我本人为例，四年的本科生涯中，我连一个B都没有得过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能看到这套教育体制的力量，它和美国的许多其他制度一样卓有成效。我们这些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地，不仅通过了标准化的考试，而且经历了痛苦磨人的评估、面试、论文考核、推荐等层层选拔，最终脱颖而出，成为强者之中的最强者。我本人的考试成绩是巴基斯坦全国最高，

我的足球也踢得很好，水平足以进入校队，而且我确实进入了校队，直到大二的时候膝盖受伤才退出。像我这样的学生才有资格获得美国的签证和奖学金，而且是全额奖学金，进入知名大学，跻身精英行列。作为回报，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你们的社会，就是我们受邀加入的这个社会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很高兴这样做，我自己也非常乐意，至少一开始是乐意的。

每年秋天，普林斯顿都会对来校园招聘的大公司掀起她的裙摆，像你们美国人说的那样——露一点儿肌肤给他们看看。普林斯顿展露的当然是好的肌肤——把最年轻、最能言善辩、最聪明的那批学生双手奉上。大四那年，我意识到，即使在这批人里面，我也是与众不同的。我是普林斯顿的那只晒得黝黑发亮的乳房，丰满挺翘，丝毫不向地心引力低头，有信心获得自己想要的任何工作。

只有一家公司例外，那就是安德伍德·桑森。您没听说过吗？这是一家评估公司，为客户做资产估值。据说他们的评估结果准得出奇，公司虽小，五脏俱全，雇的人很少，薪水却很高，单是给刚毕业的本科生开出的底薪就超过了八万美元。更重要的是，在那里上班，你可以获得一套扎实的技能，外加一

份金光闪闪的工作履历。其实，只要在那里做过两三年的分析师，就可以轻松进入哈佛商学院。正因如此，2001年的时候，上百名普林斯顿毕业生把自己的成绩单和简历寄给了安德伍德·桑森，入选的却只有八个人。我得说清楚，他们只是获得了面试的资格，这八个人里，其中一个就是我。

您看起来挺紧张，别担心，这个魁梧的家伙只是我们的服务员。您先不用把手伸到衣袋里摸钱包，等一下我们再付钱，等我们喝完茶之后。您喜欢加奶加糖的普通茶还是绿茶？或者是风味更特别的克什米尔茶？您非常会选，我也来份一样的，再来一碟油炸蜜糖圈。好啦，他走了。别看这家伙模样凶恶，其实很懂礼数，您要是听得懂乌尔都语就好了，他的嘴巴简直太甜了。

我们说到哪儿了？啊，没错，安德伍德·桑森。面试那天，我竟然一反常态地紧张起来。面试官只有一位，他在纳索酒店的普通客房和我们见了面。请注意，是普通房，不是豪华套间，他们知道这样已经足够让我们印象深刻了。轮到我的时候，我走进去，发现套间里坐着一个男人，身材和您相似，看上去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军官。“昌盖兹？”他问。我点点头，因为这就是我的名字。“来吧，请坐。”

他告诉我，他叫吉姆，我有五十分钟的时间说服他给我一份工作。“推销一下你自己，”他说，“你有什么特别之处？”我开始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自我介绍阐述起来，告诉他我即将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，而且像我提过的那样，大学四年里，我连一个B都没得过。“我知道你很聪明，”他说，“但今天来面试的人谁都没有得过B。”听到这里，我觉得有些不安，连忙告诉他我的性格很顽强，膝盖受伤后我坚持理疗，只用了医生预计的一半时间就康复了。尽管不能再进校队踢球，但我又可以在六分钟内跑完一英里了。“很好。”他说，而我刚要庆幸自己终于给他留下了一定的印象，却听到他又问，“还有别的吗？”

我沉默了。您瞧，我平时非常喜欢聊天，可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只能和他面面相觑，绞尽脑汁思考他到底期待什么样的答案。他低头看着我的简历，简历就搁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，然后又抬头看着我。他的眼神挺冷酷，眼珠是淡蓝色的，似乎能洞察一切，像珠宝商端详一颗他既不想买也不想卖的钻石那样，对你作出客观而专业的评价。终于——实际上可能只过去了一分多钟，但给人的感觉仿佛过了很长时间——他开口道：“回答我几个问题。你从哪里来？”

我说我来自拉合尔，巴基斯坦的第二大城市，旁遮普省历史悠久的首府，人口数量直逼纽约。它位于一片冲积平原上，历史上先后遭到过雅利安人、蒙古人和英国人的侵略。他几近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你享受助学金吗？”

我没有马上回答他，我知道有许多问题是面试者不应该问的，比如宗教信仰、性取向之类，我怀疑助学金也是禁忌话题之一。但我迟疑不答的原因并非这一点，而是他的问题让我感到不舒服。沉吟片刻，我才说：“是的。”“对留学生来说，申请助学金是不是更难？”他问。我又说：“是的。”“那么，”他说，“你一定非常需要这笔钱。”我只好第三次说出了那两个字：“是的。”

吉姆靠在椅背上，跷起二郎腿，就像您现在这样。然后他说：“你很有教养，衣着也得体，口音纯正，大部分人会觉得你出身于富裕家庭。”这不是一个问题，所以我没有回应。他继续说：“你在这儿的朋友们知道你家里负担不起你在普林斯顿的学费，需要助学金救急吗？”

我说过，对我而言这是最重要的一次面试，虽然知道自

己应该保持冷静，我却越来越恼火，因为这种问题让我无法忍受。于是我说：“抱歉，吉姆，可你的这些问题究竟有什么意义呢？”我的声音比预想中的高，而且气冲冲的。“这么说，他们并不知道啰。”吉姆微笑着说，“你脾气不小啊，不过我喜欢。我也是普林斯顿毕业的，一九八一届，同样是最优等成绩。”他冲我眨眨眼，“我是我们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。我晚上在特伦顿¹打工赚学费，因为那儿离学校远，不容易被认识的人发现。所以我熟悉你的处境。昌盖兹，你有一种饥饿感，我觉得这是好事。”

我得承认，当时我完全乱了阵脚，不知该如何反应。但我知道我已经给吉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毕竟他在短短几分钟内看透了我，有许多人哪怕已经认识了我很多年，却做不到如此了解我。我也因此见识到他的评估能力，进而理解了他的公司在业内如此有名的原因。我很高兴他能在我身上找到他所看重的东西，而我自面试就开始动摇的自信也逐渐恢复起来。

请允许我在这里说一点儿题外话，因为我觉得有这个必要。我不穷，而且远非如此。我的曾祖父是个律师，他为旁遮

1 Trenton，新泽西州首府。

普的穆斯林捐建过一所学校。和他一样，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在英国读的大学，我们家在拉合尔的富人区——古尔伯格区中部，占地一英亩。我们雇了许多仆人，包括司机和园丁，在美国，只有非常有钱的家庭才拥有这样的条件。

然而我们并不富有，我家的男男女女——是的，也包括女人——都有工作，属于职业人士。我曾祖父去世后的半个世纪中，对巴基斯坦的职业人士而言，日子并不好过。工资上涨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，卢比兑美元的汇率持续下跌，经过几代人的瓜分，家族产业不断缩水。因此我的祖父买不起上辈人买得起的东西，我的父亲不能像我祖父当年那样摆阔，等到送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家里早就没钱了。

不过，在任何讲究阶级观念的传统社会，社会地位的滑落速度要比财富的消失速度慢上许多。所以我们仍旧属于旁遮普的上流阶层，依然会收到富人圈的各种活动的邀请，比如婚礼和派对。但对于那些冉冉上升的城市新贵——开着宝马越野车招摇过市的，或守法或非法经营的企业主——我们只能投以蔑视和嫉妒的复杂目光。我们的处境恐怕类似于十九世纪欧洲，那些面对资产阶级崛起的没落贵族。然而我们这些曾经的富人比他们还要更多地感受到一层不适，甚至连那些中产阶级也对

此深有感触，那就是：过去买得起的东西，现在我们已经无力支付了。

面对这样的现实，我们只有两个选择：假装一切都很好，或者努力工作，争取东山再起。我两种都选。在普林斯顿，我表面上装得像个王子，出手阔绰，潇洒不羁，暗中却在学校里打了三份工。工作的地点都是人迹罕至之处，比如近东研究所的图书馆，学习全靠晚上熬通宵。我遇到的大部分人都被我的伪装骗到了，吉姆却是例外。不过，幸运之处在于，我觉得羞愧的事情，他却视为机会。可他的话也不全对，这是我后来才体会到的。

啊，我们的茶来了！请不要怀疑，我向您保证，先生，茶水没问题，不会给您造成任何伤害，甚至连拉肚子都不会，里面肯定没下毒。来吧，如果您还是不放心，我就和您换一下，您喝我的？好啦，就这样，您喜欢加多少糖？不加？还真是少见，不过既然您坚持，我就不给您加糖了。请务必尝一下这种黏糊糊的橘红色小甜点，可是您得小心，它们很烫！啊，我看到您点头了，味道很好，是不是？即便在如此炎热的天气，一杯茶还是会让人神清气爽。真是有点儿怪，对吧？可事实就是这样的。